

阅读随笔

兰花与爸爸同在——读《雨林精灵》有感

□张华

“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七彩花,我许的愿是:1.让雨林重新站起来;2.能再见到爸爸;3.在树上盖一个小木屋……”姐姐林姐说。而妹妹宛姐许的愿是:“1.我要飞上天,跟爸爸说话,什么时候都可以;2.保护地球,保护雨林……”

林姐和宛姐,是一对姐妹。2013年1月,两个孩子合写的《雨林精灵》出版。这本小书只有两万字,文章都非常简短,配有大量图片,呈现的都是姐妹俩的日常生活与感想。

“兰花是雨林里的精灵……爸爸保护雨林,就是在保护兰花,爸爸最爱兰花了。”姐妹俩说。而她们的名字,分别代表着两种兰花。林姐说,她叫Lindan,这也是爸爸专门为她培育的一种兰花的名字。宛姐刚出生时通体蓝色,故名Vandan,就是万代兰的意思。她说:“好像所有蓝色的兰花都是从Vandan来的。”

她们的父亲,Josef Margraf,中文名叫马悠,是来自德国的著名生态学家,被称为“雨林再造之父”。“我不能给你无尽的财富,但我可以给你无尽的花朵。”这是马悠博士当初向李昱果求婚时说的话。马悠和妻子李昱果一起,买下西双版纳澜沧江畔的15亩橡胶林,还租来6666.6亩地,然后砍去橡胶林,重新种下各种植物,想重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雨林。

一家四口,住在逐渐恢复生机的雨林里,曾经生活得非常幸福。姐妹俩说:“我们和花园里的树啊花啊小动物啊一起长大。”“(家附近)单飞鸟就有很多种……有黑头翁,有长尾巴鸟,有太阳鸟,什么鸟都有。”“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就是花蜜。我们喝过园子里的每一种花的蜜,都觉得悬铃花的蜜最多最甜最好喝,怪不得太阳鸟都那么喜欢。”她们以雨林为家,赤足爬树,和花儿对话,跟各种小动物交朋友,甚至能感受每一棵大树的能量……是的,她们是最美的“雨林精灵”。

谁知,意想不到的灾难接踵而至。2010年初,马悠因心脏病突发,于西双版纳的家中猝然离世。2011年3月,数千亩刚具雏形的雨林,又在一夜之间被山火所毁。陷入巨大悲痛的李昱果最终还是重新振作起来,决定带着女儿继续从事丈夫的未竟事业。

在父母影响下,林姐和宛姐的心中,从小种下了保护原生态的种子。林姐生气地说:“所有的地都被橡胶树和香蕉树占了……山上种橡胶山下种香蕉,山上橡胶山下香蕉,橡胶香蕉香蕉橡胶,好像绕口令啊……”

姐妹俩懂得,只有让万物自然、自由地生长,才是真正的美。林姐写了篇题为《拆掉的笼子》的短文,文中说:“妈妈曾经做了一个大大的鸟笼,有几个房子那么大,把所有(收养的)鸟都关在里面,这样鸟就比较自由,也不会飞远,因为外面很危险,家里面比较安全。但是后来妈妈发现,鸟还是不快乐,所以把鸟笼拆了,再后来鸟就一只一只地没了。但是再后来又来了数不清的各种鸟。家里好,鸟儿就自己回来了。”

我没有查到林姐和宛姐的出生年月,但推算起来,她们应该跟我女儿航航(今年15岁)的年龄差不多。我把

《雨林精灵》读了两遍,作为一名自然摄影爱好者、一个两次探访过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人,更重要的是,作为一个同龄孩子的父亲,读完这本书后,所体会到的,不仅是满满的感动,更有一种催人努力的责任感,即: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做父亲?如何以最大的善意对待这个世界?

一直以来,我都不愿让女儿为分数而读书,而鼓励她跟着我去野外观鸟、看野花、夜探溪流,鼓励她创作博物绘画。今年年初以来,我们父女俩还合作为《知识就是力量》杂志做“自然笔记”专栏,每月一期,我写作,她画画。我希望航航多亲近乡土,了解身边的环境问题。我认为,只有这样,我们才会真正热爱大地,才会更努力地去做一些有益于生态保护的事情。

2014年7月,我们一家三口到西双版纳“博物旅行”,寻找、拍摄热带雨林中的两栖爬行动物、兰花、鸟类等。我还带着航航,多次夜探雨林,也曾走在望天树景区的空中走廊,观察树冠层的兰花。在西双版纳的一周里,我们亲眼见到了许多神奇的物种,但也心痛地发现,由于大量种植橡胶与香蕉,连片的原始雨林逐渐消失,变得越来越碎片化,留下一个个岌岌可危的“生态孤岛”。

2017年7月,我和航航有幸受邀参加由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举办的“第二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”,因此再次来到西双版纳,父女俩共同发表了以“亲子博物旅行、传达自然之美”为主旨的演讲。论坛结束后回到宁波,无意中重读《雨林精灵》,看到书中的姐妹俩对于雨林的深切热爱,以及对于父亲的无尽思念,心中更是感慨万千。

“虽然望天树很高很高,可我觉得它还是不够高。如果有比它更高的,我就可以爬上去,去天上找爸爸。”(宛姐)“(爸爸妈妈)爱每一颗种子,种子之前,都会先和种子讲讲话。爸爸说种子里有人的生命。用不好的方法对待种子和对待土地,就是对人不。”(宛姐)

“我想念爸爸,想见到他。但是我知道爸爸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,他无时无刻没有不跟我们在一起。……我现在睡觉躺的是爸爸的地方,这样就是爸爸在抱着我。”(林姐)

“我们写这本书,就是想让大家都来种树,这样雨林就可以更大,爸爸在天上也会更开心……只要有雨林,我们就可以永远和爸爸在一起。”

多么纯真而深情的语言!林姐和宛姐,这一对以兰花为名的姐妹,说“爸爸是雨林佛”,相信他一直在雨林里,跟最美的兰花同在。

我是含着泪读完了这本书。有时候,我们真的要向孩子学习,保持一颗纯净的心,去学会倾听自然的声音。就像林姐说的:

“大自然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,他拥有很多知识,全部都愿意教给我们,但是有的知识是藏起来的,要我们自己去。……大自然老师要最聪明的学生,他说话和学校老师不一样。会听呢就有,不会听呢就没有。”

百家荐书

让高贵的音乐真正属于你——读《怎样听一首名曲》

□王 震

读师范的时候,年轻的心理学老师是音乐爱好者,西方古典音乐的造诣也很深。受他感染,我也喜欢上了音乐,只可惜那时候条件有限,没有能真正地学会欣赏。所以,得到这本《怎样听一首名曲》,有点如获至宝的感觉。

作者吴玫,我认识的。最初相逢在一个读书群,群友极少,除了书,也偶尔谈及其它。吴玫老师常常给大家分享音乐见解,我很爱听,获益匪浅。

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阅读,吴老师在这本书里,分四章84篇文章,不仅介绍了大量世界名曲,以及相关的音乐家或者乐队,更主要的是写了她在多年生活中与音乐相遇相知相融的内心体验。

第一章“现场回声”,都是吴玫由自己参加过的音乐会现场而入笔,谈及音乐本身产生的历史背景、演奏者的理解,甚至在不同的乐队、演奏家们的不同演绎中所带来的不同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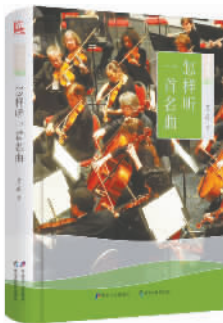
《你喜欢谁谁就是最好的》写得别有格调。作者通过两位不同时期、不同国籍的大提琴演奏家——英国的杰奎琳·杜蕾斯和中国的王健对埃尔加《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》的演奏对比,不仅解读了这首协奏曲的主题内涵,更介绍了两位演奏家不同的理解与表达之处,以及缘由,从而说出了音乐欣赏中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:什么是好?你喜欢谁谁就是最好。

第二章“影像拾韵”,是我读得最动情的一章。很欣喜与许多熟悉的电影相遇,这些影片无一例外都运用了古典名曲作为背景音乐主旋律,影片的情节和演员的表演,在乐曲中得以完美的结合与体现。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是继《望乡》之后,我最喜欢的一部。主人公小林大悟是一个失业的大提琴手,他误打误撞进了入殓师行业。影片中常常出现大悟拉大提琴的镜头,那些音乐无不撼动人心。然而,读了吴玫的文章,我才发现,之前我对于电影主题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。我们从文学、影视,或者说所有的艺术作品中,寻求什么?什么才能震撼那一颗在俗世生活中磨砺得粗糙甚至结出硬痂的心灵?大悟演奏的那一首首乐曲,就是他在打破纠结寻找安慰的完美表达。打开心结,为自己动荡不安的灵魂寻找归宿,这是一个世界性人类命题,大悟做到了。他用入殓师的技艺让生者消除对彼岸的恐惧,也用琴声慰藉自己的心灵和那些缥缈的灵魂。我突然觉得,吴玫老师并不是在写乐评,而是借助对古典音乐作品在影视作品中巧妙的运用,表达音乐给予生命滋养的感悟。

第三章“唱片余韵”,让我怀念起搬家时丢掉的那些黑胶唱片。十分喜爱这一篇,包括篇名《帮我们捡回日常的幸福》。帕海贝尔的《卡农》是很多电影让人入心的法宝,因为它帮那些电影中的男女挣脱了忧伤捡回了日常的幸福。从描写昂山素季的《夫人》到韩国的《我的野蛮女友》无不如此。其实何尝只是电影中的人物,我们喜欢这些电影,不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能够叠加在这些人物身上吗?而这首简单明快,让人很快安静下来渐渐沉入到一种愉悦心境中的《卡农》,正使得我此刻的思维轻盈起舞,和煦的阳光穿透那薄如蝉翼透明的翅膀,暖意由心而生。回忆起冗长的时日里,那些琐碎的幸福,它们都是温暖的起源。

第四章“旅途寻声”,记载了作者在这些年在世界各地行走中,与古典名曲的相遇、相伴。无论是德国的拜罗伊特,还是奥地利的南部小城因斯布鲁克;无论是地铁站里忆起的《阿兰胡埃斯协奏曲》,还是阿尔伯特音乐厅外的《威仪堂堂进行曲》,生活中的每时每刻,音乐都不曾离作者左右。

一本书,让我似乎走进了一座古典音乐花园,那一首首古典名曲姹紫嫣红。



读书馆

责编乐建中 照排章译文
2017年10月8日 星期日

投稿E-mail: ljz@cnnb.com.cn